

散文珍藏版

情感文丛



那时花开

遗失在校园里的浪漫



金城出版社

散文珍藏版
情感文丛



那时花开

遗失在校园里的浪漫



金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那时花开/王勇主编. —北京:金城出版社, 2003. 9

(散文珍藏版. 情感文丛)

ISBN 7-80084-523-0

I. 那... II. 王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78436号

主 编: 王 勇

责任编辑: 袁东旭

副主编: 姚熙坤

封面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



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100013)

电话: (发行部) 010—84254364 (总编室) 010—66228516

北京市铁成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80印张 1200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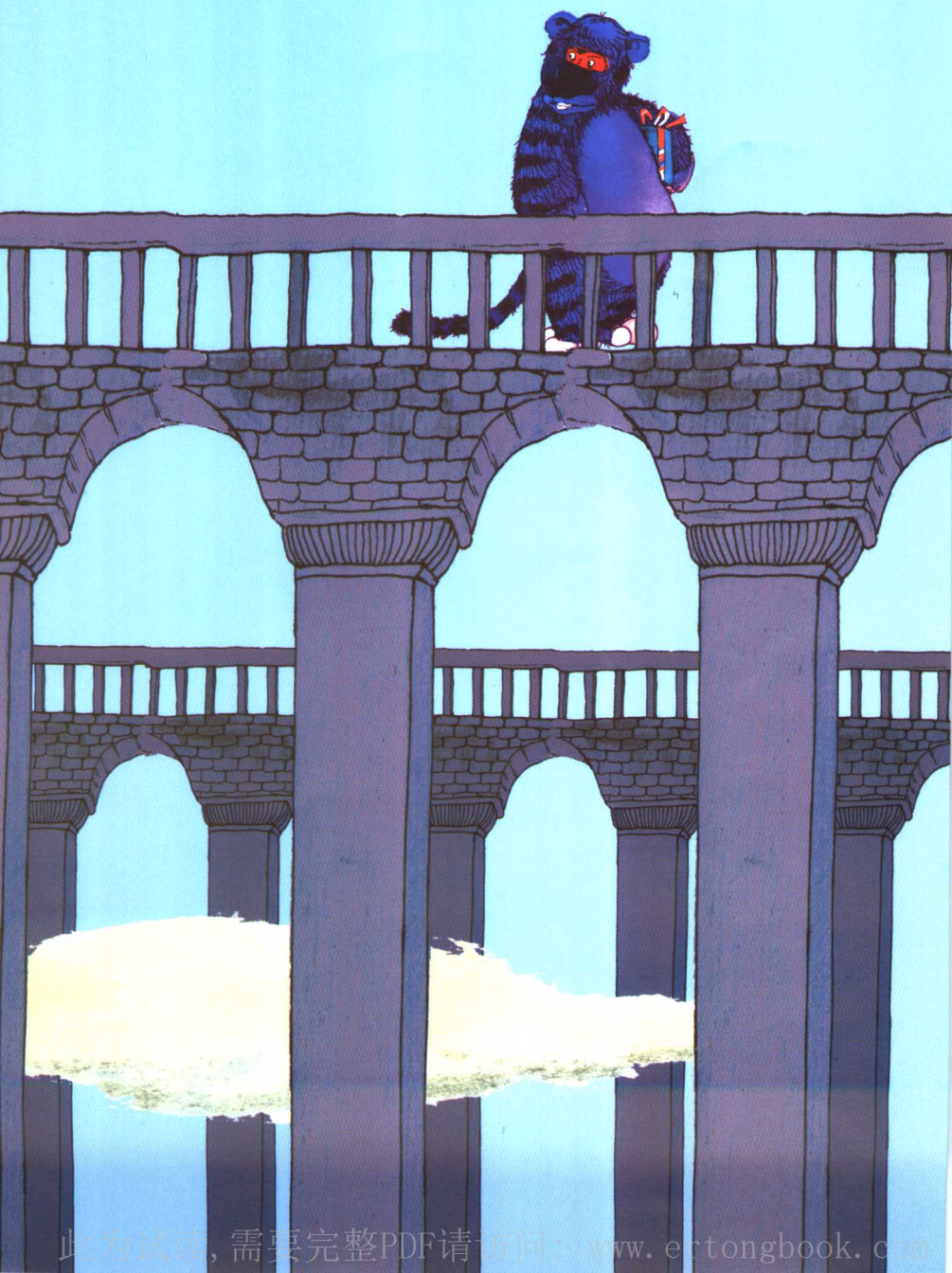
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400册

ISBN 7-80084-523-0/I·53

定价: 100.00元(全10册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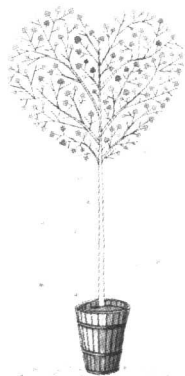


散文珍藏版

情感文丛

目录

星光下我那灼热的爱情，	
渐行渐远	/ 1
过渡的青春	/ 8
微笑的初冬	/ 12
我只想拥抱你的心灵	/ 19
写在邮票上的爱	/ 22
她的相片	/ 26
错过花开的季节	/ 29
爱情启事	/ 34
最深的痛	/ 39
真爱难离	/ 46
爱情不是一块随意切割的蛋糕	/ 53
心中的那片云飘走了	/ 57
默契的感应	/ 64





那时花开

中文系的手语	/ 71
圈套	/ 75
苦咖啡	/ 79
拒绝的爱	/ 83
雪里的玫瑰	/ 90
爱原来如此简单	/ 95
爱情漂流瓶	/ 100
白云悠悠情悠悠	/ 105
不应有的结局	/ 112
美丽不需要结尾	/ 116
“求婚”的故事	/ 121
苹果爱情	/ 126
随风潜入夜	/ 131

情感文丛



苏慧的处女时代	/ 139
洋葱女孩的爱情雨	/ 147
意外情缘	/ 155
找一个借口	/ 159
初恋的美丽	/ 164
第一千只纸鹤	/ 167
一桩蓄谋已久的爱情	/ 172
第 11 个理由	/ 177
学姐	/ 182
车流如水水如年	/ 189
乌龟	/ 193
不浪漫的故事	/ 199
等待阳光灿烂	/ 207



那时花开

初恋人生	/ 212
错过的缘分	/ 219
情人节的爱情欠条	/ 225
等,一个美丽的错误	/ 230
预约失恋	/ 233
再一次爱上小个子男友	/ 241
心中的百合	/ 245

星光下我那灼热的爱情，渐行渐远

叶倾城



在上火车前一刻，绿晨忽然转头，轻轻唤我的名字，轻轻地问：“爱情，是错吗？”

记忆里，那一年的栀子花格外香烈，而坐我后排的男生绿晨，有那样闪亮的眼睛。在每个下晚自习的晚上，他用自行车载我回家，艰苦地蹬着上坡，我情不自禁地靠向他的背，听见他炽热的心跳。

星光下他低低地问我：“你愿意和我考同一所大学吗？”

良久良久，我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


那时花开

满池睡莲竞放的季节，我和绿晨先后接到大学的通知书，我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了，欣喜之余我抬头看见绿晨犹豫的眼光，心陡然一沉——他去远在郑州的军校。

在同一天我们离开了故乡，却注定一南一北，沿着相反的方向。从此思念把我的心绞得血泪淋淋。

每一次收到绿晨的信，都是我的节日，却忍不住在字里行间掉下泪来。无从想像，我星光少年的绿晨啊，曾有着不羁的长发，是如何适应着军规军纪的严格和学习训练的艰苦，而在每封信的最后，他都说：“来看看我，好吗？”那粗大的笔迹扑面而来，分明是他殷切的眼睛。

而郑州在我记忆中便是火车单调而结实的“哐哐”声，车站喧嚣拥挤的人群，小旅馆阴湿灰暗的半地下室，窗子一半在地下，一半对着灰呛呛的大街。我守在窗边，窗外，来去匆匆的脚和鞋仿佛大片会移动的森林——哪一棵树会是我的呢？

我从不知绿晨什么时候，又怎样从军校一格格分割严明、斩截如刀的时间表里溜出来，我只是等。从白天等到日落，再等到新月初升，渐渐地，仿佛自己的身体飘浮起来，没有了时间，也没有了感觉，只是一个空空



的壳子。

很多次明明听到脚步，冲过去，门边却无人迹，有时我已经完全失望，只是颓然呆坐，但是有了敲门声！真的是！

总是在片刻的相聚后，绿晨又急急地赶回学校，而我重又踏上回程的火车。四周犹如乱世，霎时间，觉得自己是逃难的女子，从此生离死别。渐渐便夜沉沉了，窗玻璃上摇晃地映着我疲惫的面容。蓦地，昨天误了功课，明天要交的报告，同寝室女生不知有没有帮我打了热水，诸般不能不考虑的现实又兜头涌上，我却想念着，想念着，绿晨新剪的稚气的平头。

在一个学期内我去了7次郑州。最后那一次，是薄薄的初冬，细雨绵密如小小的花朵。他请了假出来，陪我慢慢徜徉在郑州的街头，两个人紧紧牵着手，都忘了雨，忘了身外的一切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郑州的街景。也是第一次，他吻了我。

我回到学校时已是夜晚了，刚刚推开寝室，我便愣住了，好久，才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爸？”

我的成绩单上，满目狰狞的红，耳边父亲的呼吸越急骤，我的头越低越深，不知该如何面对，如何解释。良久，父亲喑哑地叹口气，那口气像陨石一样狠狠地砸



那时花开

在我心里。

父亲是昨天早上来的，一直等我到这个时候。他没问我到哪里去，也没说昨晚他是怎么度过的，只是一件件，把家里给我带的衣服、卤菜、文具交给我，然后说：“明天还要上班，我得走了。”

父亲默默地走在夜风里，单薄的衣服不断地被掀起，空寂的校园里他的脚步声显得那样黯淡。

站在车站上，父亲突然说：“你们班主任都跟我说了。”停一停，“难道你一点也不考虑自己的将来，也不顾及一下我们？”我想起一落千丈的成绩，四处告贷的窘况，低头间，我看见父亲手背上松弛的皮肤，已隐隐有了黑斑，眼泪一下堵住了喉口。我哽咽着想说些什么，可是车来了，父亲匆匆地上了车。

轰轰烈烈的恋情，最终却是身心俱疲，又有什么是可以无限透支的呢？无论是时间、精力乃至感情。我开始思考，我与绿晨是否可以更冷静更恬淡，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。

电话里，他的声嘶力竭终于让我哭了。“为什么总是我去看你，如果你对我真心，难道就不能来看我？”那端忽然一片沉寂。

几天后的一个中午，我正在教室看书，一个老乡冲



了进来，喘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快，快，绿晨在北京西站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”拖了我就跑。我被拉得踉踉跄跄，连声追问：“到底怎么了？”

绿晨为了来见我，托了家乡的同学给他拍了“母病危速归”的电报，准了假，便直奔北京。不料他二哥正巧打电话到军校询问弟弟的情况，三言两语下来即穿了帮。队长看在二哥的面上网开一面说：“我给他24小时，回来就罢，否则军法从事。”结果绿晨刚下火车就被二哥截住，立即给他买好了最早一班去郑州的车票。绿晨却坚持要见我一面再走，双方相持不下，最后二哥勉强同意他打电话通知我到车站见面。

良久我才喃喃道：“我的天哪。”

掏空整月的生活费叫了出租车，却遇上了我记忆中的最漫长的一次堵车。任我怎么心急如焚，那身前身后的汽车长龙只是缓缓地挪动着，一点点，离太阳越来越近，终于迎头撞上那西下的夕阳。我冲进候车大厅的时候，早就来不及了。

我颓然跌坐在长椅上，声音艰涩得仿佛是挤出来的：“我想坐一坐。”

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坐了多久，也许一小时，也许一生？突然，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。世界如此嘈杂，我



那时花开

知道那是不可能，却还是一点点艰难地抬起头。整个人呆住了，半晌，我霍然而起，“你，没走？”绿晨向我绽开顽皮的笑。

他二哥一直把他押送上了车，等到火车开动后才离开，他却在下一站下了车，混上一辆进京的车。绿晨衣上满是褶皱，眼中是流动的火：“不见你一面就走，我不甘心。”

我难以置信地望着绿晨，想说：“你真傻。”却不自觉地哭了。在大厅里的我们紧紧相拥，我在心中暗暗起誓：这一生一世跟定了他。

而那时，无论是我，还是绿晨，都没有想过后果会是什么。

军法如山，绿晨被退学了。是怎样的晴空霹雳轰下来，让我不顾一切奔去找他，却被他的家人拒之门外：“都是你，都是你害了绿晨。”那一扇冰冷的门横在我的面前：是我害了绿晨吗？诸般往事席卷而来，难道我就不曾为爱情付出昂贵的代价？

我想对绿晨说：再参加一次高考，我会在北京等你，然而再见绿晨，是在小城凄清的火车站上，他就要去云南当兵了。远远地，隔着周围敌意的眼光，我的眼泪涌上来却又暗暗地退回去，灯影摇曳里，绿晨有那



样困惑的神态。在上火车前一刻，绿晨忽然转头，轻轻唤我的名字，轻轻地问：“爱情，是错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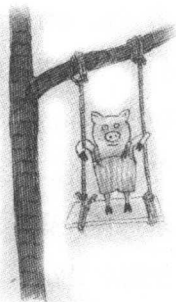
从此流年逝去，我和绿晨再也没有见过面，我的耳边却时时浮起他最后的疑问：“爱情，是错吗？”

而我终于知道了，爱情没有错，错的，是我们。当我和绿晨倾尽所有来换取一场青春的恋情；当我们将生命中一切值得珍惜、应该慎用的事付之一炬为了刹那的焰火；当我们如最贪婪的赌徒，将最后的血本抛掷在命运冰冷的青石桌面上求一场大赢，却没有想过，连自己都完全输掉，爱情又如何立足？

我会终生记得火车站的那一幕，那一刻，爱情如满天星雨，跌落在我怀中，也会永远铭记许下的誓言，却再也没有实现的机会了。

过渡的青春

童素心



伤痛是一种过程，久而久之便会成为过渡的伤痕；青春也是一种过程，没有梦的青春，只会是过渡的青春。

黄昏的天将暮未暮的时候，她总觉得孤独，总想一个人慢慢地走着，走到一个属于天外天的地方去。

其实很久很久以前，林珊就有过这种感觉。她就会穿上一身宽宽松松的衣裙，随意而不经心地趿着小巧的拖鞋，从日落黄昏到万家灯火，林珊会一直站在学校后面的山坡上，一动也不动。她好喜欢那样的情调，浪漫而又有诗意，孤独也就慢慢地离她远去了。